

028

聯共布黨的文藝政策



87
50

聯共(布)黨的文藝政策

冀中新華書店印行

一九四七年。七月

879.2
504.4



3 0544 7313 1

目 錄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

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法令

聯共(布)中央書記日丹諾夫

關於「星」及「列寧格勒」雜誌所犯錯誤的報告

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的決議

聯共(布)中央關於劇場上演節目及改進方法的決議(摘要)

附錄：列寧論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809564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

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法令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指出：在列寧格勒出版的文藝雜誌『星』和『列寧格勒』辦得完全不能使人滿意。

在『星』雜誌上，和蘇聯作家的有意義的，成功的作品一起，最近還出現了許多缺乏意義的，在意識上有害的作品。『星』的嚴重錯誤乃是把文學論壇供給一個其作品與蘇維埃文學無關涉的作家左勤科。『星』的編輯部知道左勤科早就專門寫作空虛的、無內容的、庸俗的東西，專門宣揚腐爛的無意識和缺乏政治的言論，想使我們的青年走入歧途並毒化他們的意識。左勤科最近發表的一篇小說『猴子歷險記』（載一九四六年『星』第五、六期）對蘇維埃生活和蘇維埃人表示了卑鄙的誹謗。『左勤科用畸形的漫畫的形式來描寫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人，誹謗的把蘇維埃人描畫成原始的、未開化的、愚蠢的、帶着庸俗的趣味和風尚的人』。左勤科對我們的現實欺詐的無賴式的描寫還伴隨着反蘇的攻訐。

把『星』的篇幅供給像左勤科這樣的文學無賴與渣滓，所更難容忍的是『星』的編輯部明明知道左勤科和他在戰時的不名譽的舉止，那時左勤科在蘇維埃人民反抗德國侵略者的鬥爭中毫不幫助他們



，反寫下了像『日出之前』那樣令人憎惡的東西——這篇東西的評價，也像在蘇聯全部文學『創作』的評價一樣，曾在『布爾塞維克』雜誌上登載過。

『星』雜誌也在各方面使女作家阿赫馬托娃的作品普及化，而這位女作家的作品的真正政治的面貌則是蘇聯公眾早就熟悉的。阿赫馬托娃是那與我們人民無關涉的空洞無意識的詩歌的實際代表。她的詩篇充滿着悲觀主義與頹唐思想，顯露出那在貴族——資產階級的唯美主義與頹廢主義——『偽藝術而藝術』——的立場上形成，不願和自己的人民齊步走的舊沙龍詩歌的趣味，對教育我們青年們事業帶來損害，因而在蘇維埃文學中是難以容忍的。

容許左勤科和阿赫馬托娃在這雜誌擔任活動的角色，無疑地帶進了列寧格勒作家中間的意識分化和解體的因索。這雜誌上開始出現這樣的作品，它們培養起蘇維埃人屆不應有的對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諛媚精神。開始發表這樣的作品，它們滲透着憂愁、悲觀主義和對生活的失望（如一九四六年第一期中薩陀菲葉夫和康米薩洛娃的詩等）登載這些作品，編輯部就加深了自己的錯誤，從而也降低了雜誌的意識水準。

容許在意識方面是不相關的作品侵入雜誌，編輯部也就降低了對印出來的文學材料的藝術質量的嚴格要求。這雜誌開始充塞着藝術上很弱的劇本和短篇小說（如雅格德費爾德的『時間之路』，蘇蒂因的『天鵝湖』等等）。選擇刊載的材料時的這種潦草造成了該雜誌藝術水準的低落。

中央委員會指出：『列寧格勒』雜誌辦得特別不好，它經常把自己編寫供給左勤科的庸俗的、毀謗的文章，供給阿赫馬托娃的空洞的、無謂政治的詩篇。正像『星』的編輯部一樣，『列寧格勒』雜誌的編輯部也犯了極大的錯誤，登載了許多貫穿着對一切外國事物的諛媚精神的作品。這雜誌毀壞了

許多錯誤的作品（如華爾夏夫斯基和列斯特的『柏林上空的故事』，斯洛尼姆斯基的『欄上』，在哈金的用文學打油詩的體裁寫的詩『奧涅金之歸來』中有着對現代列寧格勒的諷刺。）在『列寧格勒』雜誌上登載着大部是空無內容的，低劣的文章材料。

這怎麼會發生的呢？在列寧格勒——那以自己的前進革命（統開名的英雄城市，總量前進的）與前衛文化的溫床的城市——出版的雜誌『星』和『列寧格勒』竟讓那與蘇維埃文學是不相干的缺乏意識無階級的政治言論侵入雜誌？

『星』和『列寧格勒』的編輯部的錯誤，其意義何在呢？

兩雜誌的領導人員，首先是他們的編輯薩揚諾夫和李哈廖夫，忘了列寧主義的那一論點，就是我們的雜誌，不管它是科學的或是藝術的，都不能與政治無關。他們忘記了，我們的雜誌乃是蘇維埃國家在教育蘇維埃人，特別是教育青年這事業上的強有力工具，因此應當受那構成蘇維埃制度的生活基礎——守制度的政策——領導。蘇維埃制度不能容忍在漠視蘇維埃政策的精神上，在蔑視一切和無需意識的精神上教育青年。

蘇維埃文學，世界上最前進的文學的力量，就在於它除掉人民的利益，除掉國家的利益外，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其他的利益的。蘇維埃文學的任務就在於幫助國家準確的教育青年，答覆他們的詢問，教育新的一代成爲精神百倍、相信自己的事業，不怕障礙、準備克服任何障礙的人。

因此任何缺乏意識、無視政治、『爲藝術而藝術』的說教都是與蘇維埃文學無關係的，對蘇維埃人民的利益有害的，在我們的雜誌上不應占有地位。

『星』和『列寧格勒』的領導人員的意識性不察也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就是這些工作人員並不是

把準確地教育蘇維埃人和政治上指示文學家活動的利益，而是把私人的、朋友的利益作爲他們對文學家的態度的根據，由於不願意破壞友好的關係，批評界也遲鈍麻木了。由於怕得罪朋友，顯然是不適用的作品也得以刊載出來。這樣的自由主義——在這種自由主義下面，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準備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都作了友好關係的犧牲，在這種自由主義下面，批評界噤口無言——造成了這一局面：作家們中止了精益求精，喪失了自己對人民、對國家、對黨的責任感，中止了向前進步。

上面所敘述的一切都證明『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編輯部無力對付所負的事業，在雜誌領導上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中央委員會確定：蘇維埃作家協會理事會，特別是它的主席鐵霍諾夫同志不會採取任何措置去改善『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不懂不同左勤科、阿赫馬托娃以及他們相似的非蘇維埃的作家對蘇維埃文學的有害的影響作鬥爭，而且縱容與蘇維埃文學不相干的傾向和風氣侵入雜誌。

聯共（布）黨列寧格勒市委員會查到了兩雜誌的重大錯誤，避而不領導兩雜誌，反而供給與蘇維埃文學無涉的人，如左勤科和阿赫馬托娃，以佔據雜誌中領導位置的可能。更有進者，明明知道黨對左勤科和他的『創作』的態度，列寧格勒市委員會（卡普斯金同志和唐洛柯夫同志）却以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市委員會的決議批准了『星』雜誌編輯委員會——其中包括左勤科——的新名單，雖然它對這一點是沒有權的。因此列寧格勒市委員會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列寧格勒真理報』也犯了錯誤，在今年七月六日的一期上登載了尤里·蓋爾曼的關於左勤科創作的可恥的捧拍評論。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傳處對列寧格勒雜誌的工作沒有保證相當的控制。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決議：

(一) 責成『星』雜誌的編輯部，蘇維埃作家協會理事會和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傳處採取措施。無條件去除本法令中所指出的該誌的錯誤和缺點，改正該誌的路線，阻止左勁科、阿赫馬托娃以及同他相像的作品的侵入該誌，保證該誌的高度的意識與藝術水準。

(二) 由於目前在列寧格勒出版兩份文藝雜誌並無相當的條件，所以停止出版『列寧格勒』雜誌，以列寧格勒的文學力量集中於『星』雜誌周圍。

(三) 爲了在『星』雜誌的編輯部工作中實施相當的制度並大大改進雜誌的內容，所以在該誌設立一個總編輯和他屬下的一個編輯委員會，規定該誌的總編輯對該誌的政治意義方向和上面發表的作品的質素負完全的責任。

(四) 批准葉戈林同志爲『星』雜誌的總編。仍保留他的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傳處副主任的職位。

(水夫譯)

聯共（布）中央書記日丹諾夫

關於『星』及『列寧格勒』雜誌所犯錯誤的報告

文學必需善於描寫正常現象與典型，領導思想，服務人民。堅決反對對現實生活的歪曲。

同志們！

從中央的法令裡闡明『星』雜誌最大的錯誤，乃是把自己的數頁篇幅，獻給了左勤科和阿赫瑪托娃的文學『創造』。我想，在這裡我沒有必要再引用左勤科的作品『猴子懸險記』了。大概諸位已經都讀過了它，知道的或許比我更要詳細。勤科這篇『作品』的意義，是將蘇聯人們描寫成一種怠惰和畸形的人，是一種愚笨而又落後的人。左勤科絲毫不考慮蘇聯人民的勞苦，努力和英勇的行爲，蘇聯人們高尚的社會和道德。這種題材在他的作品裡一向是沒有的。左勤科這一個市儈和壞傢伙，爲自己選擇的經常的題材，便是發掘在生活中最低級和瑣碎的方面。這種生活瑣碎的發掘並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所有小市民階層作家們的素質，左勤科也屬其內。高爾基在他的當年關於這方面說得很多。諸位還記得高爾基在一九三四年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時，曾嘲笑過那羣所謂『作家』們時說：除了

在廚房和澡塘裡的煤煙以外，再遠一點就什麼也看不到了。『猴子歷險記』並不是左勤科脫出他寫法圈外的東西，這篇『作品』在批評界的視綫裡，只認為它，左勤科所有的文學『創造』中，一切否定的表現最明顯的一篇而已，顯然地，左勤科自從撤退一直到返回列寧格勒以前，他寫出了許多東西，都象徵着他不善於在蘇聯民衆的生活裡找出一種正常的現象，任何一個正常的典型，同樣的在『猴子歷險記』裡，左勤科很習慣的愚弄着蘇聯生活，蘇聯制度，蘇聯人民，用一帶無聊的娛樂和無的放矢的幽默的假面具來掩飾這種愚弄。

假使諸位把『猴子歷險記』這篇小說再仔細地回味和沉思一下，那麼你們可以看出左勤科是將我們社會秩序最高法官的角色來由猴子去扮演了，同時強迫着蘇聯人民閱讀一種類似教訓的東西。他把猴子描寫成了一個理性的開端者，讓他對人們的品性給以評價。爲了將蘇聯人民的生活描寫成畸形怪狀滑稽而又低級起見，左勤科甚至需要借猴子的嘴說出了極惡劣的有反蘇毒素的『格言』，這就是認爲生活在動物園中，要比在自由的空氣裡好的多，在籠子裡呼吸要比在蘇聯人們中間舒適些。

難道說還有比這更厲害的道德和政治的墮落嗎？同時列寧格勒人怎麼能夠忍受在自己的雜誌的篇頁裡有了像這樣的污穢和放肆呢？

『星』雜誌既然能將這類的『作品』擺到蘇聯讀衆的面前，那麼列寧格勒人和『星』雜誌編輯部的警惕性該是多麼貧弱，他們竟然允許在雜誌裡刊載一些獸性地仇恨我們蘇維埃制度的有毒的作品。只有文學的墮落才能創造出這一類的『作品』，也只有瞎了眼瞎，不關心政治的人們才能給它以出路。

據說左勤科的小說譽滿列寧格勒的文壇。這類的事實都有可能存在，那麼請問列寧格勒思想陣綫

的工作的領導戰勝了什麼程度！然而，左勤科帶着他的那種極其惡意的精神却竟能鑽進列寧格勒一家大雜誌的篇頁裡，而且還細安排好了一切的方便條件。『星』這一刊物本來應該是教育青年人的機關報，但是，該雜誌既已收留了左勤科這樣一個壞傢伙，這樣一個非蘇聯的作家，那麼他還能究竟這一任發嗎？難道『星』的編輯部不了解左勤科的面貌嗎？

不久以前——一九四四年初——左勤科的一篇惡劣的小說『日出之前』曾遭受了『布爾塞維克』雜誌的嚴厲的批評。這篇小說是他在蘇聯人民爲反對德國侵略而進行解放戰爭最殘酷的時候寫成的。左勤科在這篇文章中，把他自己的惡劣的污穢的靈魂全部翻了出來，而且他這樣做的時候，他是具有著一種享樂和欣喜的心情，其目的是告訴一切的人說：『我是一個流氓呀！』

左勤科在他的小說『日出之前』一書中所宣傳的那種『精神』之惡劣程度，是我們蘇聯文學中所難於看到的，在這裡，他把人民和自己都描寫成爲沒有羞恥，沒有良心的淫亂的野獸。當我們的人在耶古所未見的空前殘酷的戰爭中流洒著鮮血，當蘇維埃國家正處於千鈞一髮之際。當蘇聯人民爲戰勝德寇而負着不可計算的犧牲之時，左勤科便把這種『精神』獻之於讀者面前。

而隱居於大後方——阿爾瑪阿塔的左勤科，在這時候絲毫也不會幫助蘇聯人民和德國侵略者進行戰鬥。『布爾塞維克』雜誌把左勤科公開地叱責爲反蘇聯文學的無聊文人和壞傢伙，是極其公平的，當時他對於這種社會輿論置諸不理，如今，爲時未逾兩載，『布爾塞維克』雜誌上的批評之墨跡未乾，而依然故我的左勤科飄忽的回到列寧格勒，並且開始在列寧格勒的雜誌上自由的出現了，不只是『星』很願意刊登他的作品，連『列寧格勒』也是同樣。劇院也很滿意而且有準備地忙於上演他的作品。除此而外，而且使左勤科有可能在蘇聯作家協會列寧格勒分會裡佔有領導的地位，居然在列寧格

勒的文學事業中起着有力的作用，你們有什麼理由能允許左勒科自由自在地在列寧格勒文壇地裡散步呢？爲什麼列寧格勒黨的活動份子、文學組織能夠允許有這種可恥的事實發生呢？

左勒科作品的惡劣特性：否定藝術的思想原則性，

宣揚腐朽的小市民趣味。

左勒科的腐朽，顯露到極點的社會政治及文學的特性，並不是在最近才形成的。他的最近的這些『作品』絕不是偶然發生的事。它們只不過是左勒科自二十年代起就從事於文學『遺產』的繼續。

以前左勒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他是所謂『謝拉皮翁兄弟』文學團體的發起人之一。左勒科於組織『謝拉皮翁兄弟』時代的社會政治面貌又是怎樣的呢？那麼就請找一找一九二二年第三號的『文學雜誌』，在這裡面發起組織這個團體的人們曾闡明了自己的主張。在我們所發現的一些文章，有一篇叫『論自己及其他』的雜文，在這裡表現了左勒科的『信條』。左勒科對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不知羞恥的當眾暴露』，而且又極公開地說明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學的『見解』。請你們聽一下，在那裡所說的話：

『總而言之，當一個作家是很難的事。就拿思想說吧：現在向作家們要求起思想來了……咳，實在說，我真是『不舒服』：『請問，假若沒有一個黨派能吸引我的全部興趣，那麼，我的『正確的思想』應該是什麼呢？』同時『從黨派的觀點來看，說我是一個無原則的人，隨它去吧！我對自己只

能說：我不是共產黨員、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不是保皇黨、而只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俄國人，因此在政治上完全是沒有興趣的。」……『我說句大良心話——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曉得，就願奇果夫來說吧。』願奇果夫是那一個黨的黨員呢？鬼曉得他是什麼黨！我僅知道，他不是布爾塞維克，但是否是社會革命黨員或立憲民主黨員那我就知道了，也不願意知道它。』以及相似的話等等。問他們：你們對於這個『思想』能說什麼呢？自從左勤科發表了這篇『教』以來，已經過了二十五年了，從那時以後他有沒有什麼改變了？我們看不出來，他在這二十五年中，不僅沒有學到什麼東西，沒有改變什麼，甚至恰相反，竟公開地，極下流的繼續成爲無思想原則性和庸俗的說教者，一個毫無原則毫無羞恥的文藝界的流氓。這意思就是說：左勤科過去是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不滿意蘇聯秩序。他從前是那樣，今天還是那樣的反對和仇視蘇聯文學。假使左勤科他在這樣一些思想行爲下，幾乎快要成爲列寧格勒的文學巨匠，而能在列寧格勒的文壇上受到稱讚，那麼我們就非常驚異那蘇爲左勤科鋪路的和歌頌他的人們是如何的無原則、沒有認識，工作如何不深入和沒有判斷的能力！請讀我從所謂『謝拉皮翁兄弟』書裡再舉出一個例子來。在一九二二年第三號『文學雜誌』中。另一位『謝拉皮翁』派切夫。記述也有會企圖給予『謝拉皮翁兄弟』派的惡劣反蘇聯文學的方向以一個思想的根據。龍通寫道：

『我們是在革命和政治緊張的日子裡集合到一起的。誰不跟我們走誰就是反對我們。』他們從四面八方方向我們擠接說——可是『謝拉皮翁兄弟』們你們和誰走呢？跟共產黨走呢？或是反對革命呢？『可是我們跟着誰走呢？』『謝拉皮翁兄弟』們，我們還是跟着隱士謝拉皮翁走吧！』

『社會性支配俄國文學時期太長久也太苦惱了，……我們不希望功利主義。我們不是爲了宣傳才

寫作。藝術是現實的，它和生活的本身一樣，它也和生活的本身一樣沒有目的和也沒有意義，它之所以存在着是因爲不能不存在。」謝拉皮翁兄弟所追求的藝術的作用，就是如此。他們抽去了它的思想內容，社會意義，歌頌藝術無思想性，歌頌藝術沒有目的和意義。這就是宣揚腐朽的極端政治主義，小市民劣根性和低級趣味。

從這裡得來的結論是什麼呢？假如左勤科不滿意蘇聯的制度，難道說你們能夠下個命令說：『順應一下左勤科吧』嗎？並不是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志趣！並不是我們應該將自己的生活 and 制度去適應左勤科！而是應該讓他改變自己！若是他不願改造的話——就讓他從蘇聯文學裡滾出去。蘇聯文學裡決不能有地方登載腐朽、空洞、沒有思想和低級趣味的作品。（激烈的鼓掌）

由於上述的原因，中央才對『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做了這樣的決定。

阿赫瑪托娃是反動文學代表，澈頭澈尾的個人主義，

表現了垂死階級的悲慘情調。

現在我們來談談安娜·阿赫瑪托娃的文學『創作』問題。她的作品在最近以來，以『擴』再生產』的姿態出現在列寧格勒的諸雜誌上。這件事是如此地驕人和違反常態。猶之乎有人想在今天翻印米列日諾夫斯基、維亦斯拉夫、伊凡諾夫、米哈伊爾、庫茲瑪、安德萊、比洛夫、秀娜伊達、吉比羅斯、費多爾、梭洛古勃、紀諾夫也夫、安尼巴爾等人的作品一樣，因爲他們從來就被我們前進的社會和文學所公認的政治和藝術的新徒及反動黨民政策之代表者。

高爾基在當年曾經說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十年間在俄國歷史文壇中可以說是最可恥最無能的十年，自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大部份的知識份子都背叛了革命的方向，讓利反革命的陣營和猥褻的泥沼裡了，豎起了自己虛頌無思想性的旗幟，用『善變』的詞句去掩蓋自己的頹喪說：『我焚毀了自己所崇拜的一切，而今我崇拜的已將其焚毀了。』也正是在這十年當中，出現了像維克多所說的『蒼白的馬』、『羅勃勃娜』這些叛逃的作品，以及其他從革命陣營裡鑽入反 陣營裡去的逃兵們的作品，他們忙著和那些曾被俄國社會的優秀的和進步的人士所奮鬥過而果敢地與之離異。除此，社會裡又浮出了象徵主義派和達達主義派，以及形形色色的頹廢派。他們脫離了人民的高唱『為藝術而藝術』的論調，宣傳文學的無思想性，他們只追求毫無內容的美麗形式以掩飾自己的思想和道德的腐朽。一種獸性的恐怖使他們在無產階級革命行將到來之前聯合起來。只有我們一回想起反動『文學思潮中的一位最有名的『思想家』米列日諾夫斯基就夠了。他稱無產階級革命是『行將來行的卑賤行爲』，同時他以野性的憎恨迎接了十月革命，安娜·阿赫瑪托娃也正是那毫無正確的思想的反動文學泥沼裡的一位代表人物。她是屬於所謂『阿克梅』(二十世紀初葉俄國文藝上的一種傾向)文學一派的，該派在當年是從象徵主義隊伍裡產生出來的，是空洞，沒有思想的貴族沙龍詩歌的一位旗手，根本就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

『阿克梅』派在藝術上是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方向。他們宣傳『為藝術而藝術』『唯美』的論調，絲毫也不願意去了解人民，了解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了解社會的生活。

按社會根源來說，這是文學裡一種貴族資產階級的思潮。當貴族和資產階級已趨末日的時代，統治階級的詩人和思想家們打算逃避這些使他們不愉快的現實而躲到九霄雲外和宗教神秘的烟霧中，

躲到個人的渺渺的苦難中，控掘自己的渺小靈魂。「阿克梅」派的象徵主義派，頹廢派以及其他各種沒落的貴族在階級的思想體系和代表者們一樣，也是一羣宣傳利己主義、厭世主義、信仰來世的教徒。

阿赫瑪托娃的取材激頭激尾是個人主義的。她那些奔馳在閨房和禮拜堂之間的詩之音也沒有限。阿赫瑪托娃主要是以戀愛，色情做為主題，在這個主題中交織著悲哀，憂鬱，死亡，神秘和宿命論的感情。這正是垂死的集團之社會意識所表現的感情，它是一種死前之絕望的悲慘調子，是他們的加雜著危殆的神秘的苦惱，以上這是阿赫瑪托娃的全部的精神世界，她正是那一去不復返的「美好的古喀薩琳女皇時代」古老貴族文化的一點殘餘。

這便是阿赫瑪托娃的全部思想以及她那渺小的，狹窄的私人生活，她那極不足道的苦惱及某宗教的，神秘的愛情。

阿赫瑪托娃的詩是完全脫離群衆的。這種詩只是古老貴族的俄羅斯的幾萬個上層人物所談的東西，對於這些人來說，除了去懷念那「美好的往昔時代」之外，是一定的一無所餘了。喀薩琳時代的大地主的別墅，幾百年的菩提樹林蔭路、噴水池、彫刻像。大石門、溫室、清話繩藤的花亭，大石門上的古老的國徽，貴族的彼得堡、皇村、伯弗洛夫斯克的火車站以及其他貴族文化的遺物，這一切都沉入不可復歸的過去了。這種與人民背道而馳的文化殘跡，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是怪物了，它除了去酣醉和生活在空中機關之外，已無他事可作了。

「一切都被奪去，都叛變了，被出賣了。」——阿赫瑪托娃這樣寫著。

與人民精神背道而馳的作品，絕不容許存在於蘇聯

文學中。

關於「阿克梅」派的社會政治和文學的思想，這一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歐西波、曼載里施唐，在革命到來的不久以前曾經寫道：「對於個人及對組織的愛，我們同意中世紀在生理方面的天才的解釋。」……中世紀，按照它自己的方法來判斷一個人的比重的時候，它感覺到，而且承認每一個人的比重，完全和他的功績沒有關係」。「……是的，歐洲曾經過精細的文化的迷津，那時的精神生活是絲毫不被粉飾的，個人生存的本身，就被作爲功績來評價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那種團結了人們的貴族的友情，是完全和大革命的『平等』『博愛』的精神相違背的……」『我們認爲中世紀之所以寶貴，就是因爲它有着高度的，有眼界的感情……』這種認識和神的崇高的混血兒，這種對世界的感覺，使我們覺得那個時代和我們今天是一樣的，而且它鼓舞着我們去到一二〇〇年左右的，在浪漫主義基礎上所產生的作品中，去汲取力量。」

曼載里施唐在他所寫的這些意見中說出了阿克梅派的希望和思想。「後退到中世紀去！」這就是這個貴族沙龍派的社會觀念。「後退到猴子時代去」左勤科響應着他。但是阿克梅派和「謝拉皮翁兄弟」們都是傳授他們的共同的祖先的衣鉢。阿克梅派者弗罷，「謝拉皮翁兄弟」弗罷，他們共同的祖先是郭弗曼——貴族沙龍頹廢派的阿克梅主義之創始人之一。爲什麼忽然間阿赫瑪托娃的詩甚字輝望了呢？他和我們蘇聯人民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需要把文壇讓給這種墮落的，極其仇視我們的文學方

向呢？

從俄國文學史中，我們知道：反動的文學派別，象徵主義和阿克梅主義亦在其列——僅企圖向偉大的民主革命傳統的俄國文學宣戰，反對它前進的代表，企圖抽去文學中高尚的思想性和社會主義，使他降低到沒有思想和庸俗的泥沼裡去。

所有這些『摩登的』思潮都只是曇花一現，他們（自己階級意識的反映者）就和他們的階級一同被拋棄了。他們這些：阿克梅主義者、『黃色短衫』派、『紅方塊王子』派、（註：即撲克牌中的紅方塊了，當時是一種象徵派的標誌——譯者。）『沒關係主義』派，今天在我們的蘇俄祖國文學裡遺留下了什麼？一點什麼痕跡也沒有留下。他們轟轟烈烈地，不可一世地出師反對俄國民主革命代表作家們柏林斯基、杜布洛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沙爾梯科夫、謝德林，但他們却極其狼狽地垮台了。

阿克梅主義者們說：『生活不須加以任何改造，生活也不需加以批評。』

爲什麼他們反對在生活裡有任何的改造呢？因爲他熱愛這個貴族資產階級的老生活，可是革命的人民正想驚動他們這種生活。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這些統治階級，他們的思想及其歌頌者都一起被塞入到歷史的垃圾箱裡去了。

忽然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第二十九年，竟在我們的舞台上重新出現了幾種博物館裡罕見的陰暗世界裡的東西，而他們隨即開始教育我們青年人，應該怎樣生活，而在阿赫瑪托娃的面前大地敞開了列寧塔勒雜誌的門扉，竟允許她自由地用自己腐化的謬篇毒害青年的意識。

『列寧塔勒』雜誌有一期會發表了一篇阿赫瑪托娃從一九〇九年至一九四四年所寫的作品目錄一

類的東西。和其它的作品陳列在一起的，有一篇詩是刻在偉大的祖國戰爭撤退時刻寫成的。他在這篇詩裡描寫著自己需要和黑暗分裂的孤獨。這黑暗，像時代的眼睛一樣望著他。

這題目並不是新的。阿赫瑪托娃曾遠在一九〇九年寫過關於黑貓的故事。這種黑貓聯文學和詩的孤獨和絕望的情緒的貫串著阿赫瑪托娃整個的『創作』歷史的路程。

這種詩和我們的人民及國家的利益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

一點也沒有。阿赫瑪托娃的創作，應該是一種遙遠的往事，它與現代蘇聯的事實背道而馳，更不能被容於我們雜誌篇頁之中。我們的文學，並不是私人企業，用各種趣味希求滿足文學市場。在我們的文學裡根本不必容許各種與蘇聯人民的精神和實質沒有絲毫共同點的趣味和風格。阿赫瑪托娃的作品有什麼是我們的青年值得學習的地方呢？

除損害處以外一點也沒有。這種作品只能激發憂鬱的感情，使情緒低落，產生厭世主義，使人們脫離社會生活的現實問題，從社會生活及社會事業的大道上走向個人苦惱的狹窄陰霾中去。

怎樣能夠叫我們的青年到她那裡去受教育呢？然而，們却很有準備地一會兒在『星』上，一會兒又在『列寧格勒』上，大登起阿赫瑪托娃的作品來，而且還為她出單行本，這是極重大的政治錯誤。

今天，在列寧格勒的諸雜誌裡漸漸出現一些向無思想性及墮落的陣地裡變的作家之作品，這當然並不是偶然的事情。我在這裡所指的是薩多菲夫和果米莎洛娃一類的作品。薩多菲夫和果米莎洛娃在他們的幾首詩裡開始和阿赫瑪托娃一唱一合培養崇拜、憂鬱、哀愁和孤獨情緒阿赫瑪托娃精神的。

這一類的情緒，或者宣傳這一類的情緒，只對於我們的青年以惡劣的影響，而他們的意識只能被腐朽的無思想性，對政治冷淡和憂愁等精神所毒害，這是不言而喻的事。

假使我們以憂愁的情緒和對我們的事業無信心的情緒去教育青年人的話，會得到怎樣的結果？
那便是：我們不能在祖國戰爭中獲得勝利。正因為蘇聯國家和我們的黨。以及在蘇聯文學的幫助下以
勇敢及對自己的力量有充分信心的精神，教育了我們的青年，因此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上克服了極大的
艱難，克復德寇和日寇獲得了勝利。

從這裡說明了什麼呢？從這裡說明了，明星雜誌，在自己的篇幅上在登載優秀的有思想的，生氣
勃勃的作品外，同時發表了沒有思想的庸俗反動的作品，而使雜誌成爲沒有方向的刊物，使雜誌成爲
助敵入瓦解我們的青年的工具。而我們黨黨的一向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因爲它發表了優秀的革命的
作品，而不是宣傳折衷主義者，無有思想性和對政治的漠不關心。

然而，無思想性的宣傳卻能在明星雜誌裡得到了平等的權利。除此，左勤科竟在列寧格勒動作
家組織中擁有很大的勢力，以至於敢於隨便責備不同意見的人們，敢於以寫文章來批評的方法
對他們加以威脅。他好像已經成了文學界的主宰者。一羣崇拜者圍在他的身旁爲他創造榮譽。請問他
有什麼理由可以如此呢？你們爲什麼會允許有這種反常的和反動的事實發生呢？

作家們與現實的題材脫離，不能滿足人民對文學的要求。

今天，在列寧格勒文學雜誌裡開始透露了西歐現代的低級資產階級趣味的文學，這並不是偶然的
事。我們的某些文學家們不自己看作是資產階級小市民外國作家的導師，竟使自己成爲他們的學生
，漸漸在外國小市民文學面前開始表現阿諛和俯仰的態度，這種諂媚的態度，對得起曾經把蘇聯制度
建設得比任何資產階級制度好百倍的那些羣衆的愛國志士嗎？對得起我們先進的蘇聯文學嗎？這種

在西歐的小市民——資產階級的不足道的文學面前表現的這樣阿諛的態度，對得起已稱爲世界上最革命的蘇聯的先進的文學嗎？

還有，我們作家工作中的最大缺點，便是和蘇聯今天的現實的題材脫離；一方面，他們單方面的熱中於歷史上的題材，而另一方面，則企圖選擇單純消遣的、空洞無物的主題。有些作家們，在辯護他們自己落後後今天的偉大的蘇聯的現實時說，似乎現在人民是需要空洞一些的，供消遣的文學的時候了，而作品的思想內容則可以不考慮的。這是對我們人民，他們的要求及其興趣之一種極其天真的了解。我們的人民，所期待於我們——蘇聯的作家們的，是把人民在偉大的祖國戰爭中所創造出來的極其豐富的經驗加以理解和體會，將他們普及起來，希望作家們把今天——當趕走敵人以後，在我們國家恢復國民經濟工作中的英雄主義加以描寫，使之普及起來。

我關於『列寧格勒』雜誌再說幾句話。左勤科也和阿赫瑪托娃一樣，在這裡的陣地比在『星』上更牢固一些。左勤科和阿赫瑪托娃已經成了兩大雜誌的靈魂的主力，因此，『列寧格勒』雜誌就要負有責任，因爲他把自己的篇幅給了左勤科及如此的沙龍女詩人阿赫瑪托娃。

除此，『列寧格勒』雜誌也有其他的錯誤。

就舉一篇一位所謂哈金氏寫的關於『尤琴·奧涅金』的打油詩吧。這篇東西名之爲『奧涅金之歸來』。據說，他常常在列寧格勒舞台上演出。爲什麼列寧格勒人能容忍從這樣著名的講壇上來辱罵列寧格勒（像哈金所做了的）？因爲這所謂『文學上的打油詩』的全部思想，還不在於單純地諷刺那在今天的列寧格勒所出現的奧涅金身上所發生的痛苦的經歷。而哈金所寫出的這篇諷刺詩的思想在於他把我們今天的列寧格勒和普希金時代的彼得堡相比，並且證明說，我們的時代比奧涅金的時代更壞些。

。我們就拿這『打油詩』中的幾行來看看吧。在我們今天的列寧格勒中的一切，都是作者所不喜歡的。他誹謗、咒罵蘇聯人民，誹謗和咒罵列寧格勒。因此，按照哈金的意見來說，奧涅金的時代，是一個黃金時代。現在呢？就完全不同了，出現了住宅管理部，糧票，通行證。而那些天仙般的，曾使奧涅金如此傾倒的美妙的姑娘們，現在都成了街市交通的指揮者，修理起列寧格勒的房屋來了。

讓我們只舉出這篇『打油詩』的一段來看看。

在電車裡坐着尤琴，

阿，這個可憐的，親愛的人，

他的那無知無識的世紀，

從不知道有這樣的交通。

命運保佑着尤琴，

只是腳上被踉了一下，

又只一次撞在他的肚子上，

對他說：『你這傻瓜！』

他一想起那古昔的秩序，

就想用決鬥來結束這場爭執，

當他把手插到衣袋中……………

才發現有誰把他的手套早已偷了去。

因為他失了竊，

奧溫金默然了，
也把他的氣憤平息。

看，列寧格勒會是什麼樣子，而現在却成了甚麼樣子了！——是一個惡劣的，不文明的，愚笨的，而且是一概不雅觀的面貌出現在這可憐的，親愛的奧溫金之面前了。那個壞傢伙哈金把列寧格勒和列寧格勒人就寫成了那個樣子。

在這篇諷刺的『打油詩』裡，便是那種惡劣的咒罵的，腐朽性的意圖。

『列寧格勒』編輯部怎樣能夠刊登這種對列寧格勒及其優秀的人民的惡意的咒罵呢？
怎麼能夠允許哈金之流的人登上了列寧格勒雜誌的篇幅之上？

再拿另一篇作品——也是如此寫成的對溫克拉索夫的打油詩，這篇文章的本身就是對溫克拉索夫這位偉大的詩人和社會活動家的直接的侮辱，任何一個有教養的人，面對着這種侮辱都應該是氣憤填胸的。可是『列寧格勒』雜誌却好像如願以償地把這種醜惡的臭水放到它的篇幅上去。

我們在『列寧格勒』雜誌中還能找到什麼呢？

還能找到十九世紀末期的國外的平凡的趣事。難道說除此『列寧格勒』雜誌再沒有什麼東西來充實它的篇幅了嗎？難道說在『列寧格勒』雜誌上再沒有什麼可登的了嗎？我們很可以將列寧格勒的恢復工作做爲主題來寫作的。城市中正在進行着雄偉的工作，城市正在醫治它的被敵人所帶來的創傷；列寧格勒的人們正充滿着熱情和興奮努力於戰後的列寧格勒的恢復工作。『列寧格勒』雜誌關於這方面登過一些什麼沒有呢？

我們再舉出蘇聯婦女這個主題吧，難道能够在蘇聯的男女讀者中間，以阿赫瑪托娃所具有的對婦

女的使命及天職之卑視的觀點來教育他們嗎？難到對今天的蘇聯的婦女能給以真正正確的認識嗎？尤其是對那些在戰爭的年代中肩負過艱巨的困苦，今天在解決經濟恢復工作中的困難問題而自我犧牲地勞動着的列寧格勒的婦女，能夠不給以真正正確的認識嗎？

我們可以看出，作家協會列寧格勒分會的工作立場就是這樣的，它所供給兩大大文學藝術刊物的優秀作品極其不夠。這就是為什麼黨中央決定封閉『列寧格勒』雜誌，以期能把一切優秀的文學的力量集中於『星』這一刊物上的原因。但這自然不是說，列寧格勒在現有的條件下不能有第二個或第三個刊物。

問題是以質量高的優秀的作品的數量來決定的，如果這樣的作品出現得很多，而在一個刊物上的篇幅已不敷用的時候，就可以創刊第二個或第三個雜誌，只要我們列寧格勒的作家能夠供給充足的思想方面、藝術方面優良的作品。

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大雜誌工作，聯共黨（布）中央的決定所揭露及所指出的錯誤和缺點就是這樣的。

錯誤和缺點的根源

這些錯誤和缺點的根源在什麼地方呢？

這些錯誤及缺點的根源就在於上述兩大雜誌的編輯，我們蘇聯文藝的活動家，以及列寧格勒我們思想陣綫的領導者忘記了列寧主義關於文學的某些基本的論點。有許多作家，做負責的編輯工作的同志，或者在作家協會佔有重要崗位的人們都以爲政治——還是政府的事情，黨中央的事情。而對文學

家呢？從事政治那就不是他們的事情了。一個人寫得很好，很藝術，很美麗，雖然這裡面有誤人子弟，毒害我們青年的腐朽的地方也在所不管，就給以發表了。而我們要求我們文藝界的領導同志以及作家同志們，都被政治所領導，沒有它，蘇維埃制度就不能生存。我們要求，我們不是以頹廢，無思想原則的精神來教育青年，而是以朝氣勃勃的精神和革命性來教育我們的青年。

大家都知道，列寧主義在其本身中體現了十九世紀的俄國的民主革命家的一切優良傳統，而我們蘇聯的文化，便是在過去的批判地改造了過的文化遺產的基礎上的發生、發展。乃至到達了繁榮的地步。在文學領域中我們黨會非止一次地引列寧和斯大林的話指出偉大的，俄國革命的民主作家及批評家，如柏林斯基、杜布洛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沙爾梯科夫、謝德林、普列哈諾夫等的巨大意義。從柏林斯基開始，俄國的革命民主的知識份子之一切優秀的代表們，從來沒有承認過所謂『純藝術』，『爲藝術而藝術』，而他們就是『藝術是爲了人民』及藝術具有最高的政治思想性及社會意義的主張者。藝術決不能將自己和人民的命運分開。請回憶一下有名的柏林斯基的『致戈果里的一封信』吧，在這封信中，偉大的批評家以其全部的熱情責叱了戈果里，因爲他企圖叛變人民的事業而轉到沙皇方面去。列寧稱這封信爲一種沒有被沙皇檢查的民主出版界極優秀的作品，它在今天還保有巨大的文學的意義。

請回憶一下杜布洛留波夫的一些文藝評論的文章吧，在這些文章中，他極其有力地指出了文學的社會意義。我們俄國一切的革命民主的評論，都是充滿着對沙皇制度的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滲透着爲着人民的基本利益、爲着人民的教育、爲着人民的文化、爲着人民從沙皇制度的枷鎖中的解放而鬥爭之崇高的努力。

文學與作家應受政治的領導。

以生動的革命精神教育青年。

戰鬥的藝術是領導人民，爲人民的美好理想而鬥爭的——俄國文學的偉大的代表們是這樣的認識藝術和藝術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在一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中最接近於科學社會主義的人，從他的作品中有如列寧所指出的『發散着階級鬥爭的氣味』他曾教訓我們說，除了認識人生以外，藝術的任務還在於教導人們正確的評判這樣的或那樣的社會現象。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最接近的朋友和戰友杜布留波夫指出：『不是生活按着文學的標準前進，而是文學適應生活的方向而改變』，他竭力宣傳現實主義的原則及文學中的羣衆性，他認爲藝術的基礎是現實，它是創作的源泉，藝術在社會生活中有着積極的作用，他能有組織社會的意識。按着杜布留波夫的意見說，文學必需爲社會服務，必需對現實的最尖銳的一些問題給人民以回答，藝術又必需是站在自己時代的思想水平之上。

做爲柏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布留波夫偉大傳統繼承者的馬克思文藝批評，從來就是現實主義社會真實藝術的保護者。普列哈諾夫寫了很多東西，其目的就在於揭露那些對文學和藝術的空想的，反科學的認識，並且保護我們偉大的俄國民主革命家所教育我們的：把文學做爲服務於人民的有力手段的基本論點。

列寧是以極格的明確性規定了前進的社會思想對文學和藝術的關係的第一個人。這裡我請大家記起列寧於一九〇五年所寫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篇有名的文章。在這裡，他以其所特有的力量指出，文學不應該標新立異的，而它應該是總的無產階級事業重要環節的一部份。在列寧的這篇文

章中奠定了「一切的基礎，在這些基礎之上，建立起我們蘇聯文學的特點。列寧寫道：

『文學必需成爲黨的，和資產階級的風格不同，和資產階級的僱傭的，商業性的出版界不同，和資產階級的文學家的地位主義不同，和個人主義不同，和老爺們的無政府主義不同，和擇錢目的不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必須提出黨的文學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並把這一原則在儘可能完整的精細的形式中實現出來。』

那麼黨的文學的原則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認爲：我們的文學不應該是與政治漠不相關的，也不能是『爲藝術而藝術的』，他承認在社會生活中起着重要性的，前進的作用。

文學的黨性——這一系列的原則就是由此出發的，這是列寧對於文學的科學的重要的貢獻。

由此可見，蘇聯文學的優秀傳統就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優秀傳統的繼續。這一傳統是由我們偉大的民主的革命家們格林斯基、杜布洛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沙爾梯科夫、謝德林所創造，被普列哈諾夫所繼續，又由列寧和斯大林加以科學的改造而創立的。

、涅夫拉夫稱自己的詩歌爲『復仇和憂傷之歌』。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布洛波夫視文學爲人民的神聖的義務。俄國的愛好民主的知識份子的優秀的代表們，在沙皇制度條件之下，爲此崇高的思想而犧牲，爲這顆寶珠而趕難。我們怎樣能夠忘掉這一切？我們怎麼能夠允許阿赫瑪托娃和左勤科把『爲藝術而藝術』的口號拖出來呢？

列寧主義承認我們的文學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如果我們蘇聯文學降低了自己的這一巨大的教育工作，這就是我們藝術退到石器時代去。

斯大林同志稱我們的作家們爲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一定是有着深刻的意義的。這是說蘇聯的作家們對於人民的教育，對於蘇聯青年們的教育，以及在文學上不能允許有任何污點等方面，負有重大責任。

有些人很奇怪，不明白黨中央爲什麼在文學問題上，採取這樣嚴厲的步驟。

有人認爲，如果在生產工作上犯了錯誤，沒有完成生產計劃，那末這種採取了嚴厲的手段當然是很自然的事（大笑），而如果是在教育人類靈魂方面犯了錯誤，在教育青年方面犯了錯誤，這倒是可以容認的事。然而，難道說這不是比完成生產計劃更大的錯誤嗎？

因此，黨中央就不能不出來干涉，並且堅決地糾正這件事。黨中央對於那些忘掉自己對於人民的義務，忘掉了自己對青年的教育責任的人們，是沒有權利愛惜的打擊的。如果我們願意以我們積極份子所應有的注意力來對待思想陣地工作上的諸問題，把工作整頓起來，給工作以方向；那麼我們就應該真正像蘇聯的人民，像布爾塞維克那樣，批評工作的錯誤和缺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把事情糾正過來。

有些文學家們這樣地認識問題：他們設在戰爭期間，人們已經在文學方面飢餓很久，那時書籍出版得很少，讀者已經對任何作品都更加選擇，讀了起來，所以可以給人民一切東西去讀。然而事實並不完全如此，我們是不能容忍那些無塗的不善於選擇的文學家們，編輯們和出版者們所交給我們的任何文學的。

蘇聯人們期待於我們作家的是思想上的武裝，是那些能够幫助他們完成偉大的建設計劃，完全恢復和進一步發展我們國家的國民經濟的計劃之精神食糧。蘇聯人民向文學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們

希望滿足他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在戰爭期間，因為情況的關係，我們曾未能保證這些存在着的需要。人民希望意味這些進行着的事變。他們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提高了。他們常常不滿足於在我們這裡所發見的文學作品的質量。這些都是某些文藝工作者及思想陣地上的工作者所不明白和不願意明白的。

我們人民的要求和興趣水平現在已經提得很高，而誰要是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他便將留在後面。文學的任務不僅僅是查人民需要的水平上前進，除此，它有義務發展人民的興趣，提高他們的要求，用新的思想來豐富他們，引導着人民前進。誰要是沒有能力引導人民前進，誰要是沒有能力滿足他們的目的增長着的要求，不能解決發展蘇聯文化的問題，他就必不可避免地成爲誰都不需要的了。

關於溫情主義和編輯上的無政府狀態，把蘇維埃文學

在思想上提高到最大高度。

由於『星』和『列寧格勒』領導同志思想上存在着缺點，從此就產生了另外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有些領導同志們絕已對於文學家的關係，不是建立在蘇聯人民教育的利益之上，不是建立亦文學家們教育方向的利益之上，而建立在私人的利益、友情的利益之上。據說有許多思想上不正確，在藝術方面也很軟弱的作品，就是因爲不願意得罪這個或那個作家，而賦予以出題了。幾類似的工作人員的觀點來看，爲了不得罪人，最好還是不去照顧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這是一件完全不正確的。

政治上犯錯誤的事情，還就等於用一百萬元去換了一個銅板。

黨中央在自己的決定中指出在文藝工作中以溫情關係代替原則關係之極大的害處。在我們某些文學家們之間的無原則的溫情主義的關係起了極大的反作用，使許多作品的思想水平降低了，使一些非蘇聯文學的作品很容易鑽到蘇聯文藝裡面來。

由於列寧格勒文藝陣綫上的領導者們方面及列寧格勒的刊物的領導者方面批評的缺乏，由於以犧牲人民的利益，而把友愛的關係代替了工作關係的緣故，這就帶來了極大的害處。

斯大林同志教育我們說，如果我們要保存幹部，要教育和培養他們，我們就不應該害怕得罪什麼人，就不應該害怕原則性的，勇敢的，坦白的，客觀的批評。任何的組織，包括文學的組織在內，沒有批評便會腐朽。如果不醫治的話，任何的病都會深入骨髓，難於再脫。只有勇敢和坦白的批評才能幫助我們的人民修養得完美，鼓勵我們前進，使他們認識及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那裡沒有批評，那裡的腐朽和停滯就會生起根來。那裡就沒有向前的進步。

斯大林同志不止一次地指出我們的發展最重要的條件，便是必須使我們每個蘇聯人每天都把自己工作做一總結，毫無懼怕的檢查自己，分析自己的工作，勇敢地批評缺點和錯誤，周密的思考，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工作達到更優良的成績，而不斷的努力工作使自己精通起來。

對於文學家們，這一點和對其他的工作人員是一樣的。雖然害怕批評自己的工作，誰就是遭人卑視的懦夫，他就不配受到人民的尊敬。

在蘇聯作家協會常委會裡，那種對工作的沒有批評的態度，對文學家們的原則態度之被友情關係所代替是廣泛地散佈着。作家協會常委會，尤其是協會的主席鐵蓋諾夫所犯的錯誤便是那些已被揭發

了的在『列寧格勒』和『星』中所表現了的不正確立場，同時他們的錯誤在於他們不僅是沒有阻止左勤科、阿赫瑪托娃以及其他非蘇聯作家影響對蘇聯文學的侵入，而且放任了反蘇聯文學的傾向和風格向我們刊物的侵入。

對於列寧格勒雜誌質量低落起了很大作用的又一原因，便是雜誌領導上的毫無責任性的制度，在列寧格勒雜誌的編輯部裡。就不知道誰是對雜誌負總責，誰是負責各部的。在這種情形下，就是起碼的秩序也是不會有的。這種缺點必須加以糾正。這雖是黨中央爲什麼派了『星』雜誌的總編輯去負責這一刊物的方向，以及提高思想及藝術質量的原因。在雜誌裡，也像在其他的工作中一樣，是不能容忍無政府狀態及無秩序的現象的，必須意識到一個雜誌的責任，因此就必須提高在雜誌中被刊登出來的材料的思想和藝術的水平。

我們應該恢復起列寧格勒的文學及列寧格勒思想陣線的光榮傳統，當我們做結論說那會一向是進步思想、進步文化的首席的列寧格勒雜誌，如今成了無思想性的避難所時，我們是非常惋惜的。這該叫做爲進步思想和文化中心中的列寧格勒的往日的榮譽恢復起來。必須永遠記住，列寧格勒曾是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的搖籃。在這裡列寧和斯大林會開始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了恢復列寧的城市進步思想文化中心固有的光榮之榮譽事業。你們的任務是把文學中所存在的無思想性剷除，並把蘇聯的文學提到最大的高度。

蘇聯作家們的創作，必需不是爲了某些個別的人，而是爲了人民。我們不能生活在社會裡而脫離社會去自由自在。不能爲個別的集團而去創作，

爲了把文學提高到應有的高度，就必須剷除無思想和庸俗。這是非常必須的。必須提高和前進。

模之不落後於我們國家的進步，而使自己更加改善，提高到最高的水平，應該採用今天的題材，使文化發展起來。

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具有進步制度的國家，他有着進步的文化。因此我們應該教導西方的文學家們，資本主義的服務者們，而不是向他們去學習。我們必須引導他們跟我們走。在我們隊伍裡不應該有阿諛及消極的防禦。我們應該和西方的腐朽的思想進行積極的鬥爭。儘管存在着各種各樣的障礙，全世界是會認識蘇維埃國家及其制度的真理的。

尤其是在今天，蘇聯在祖國戰爭的前綫和後方的英勇鬥爭，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鬥爭，便說明了許許多多的真理。

蘇聯的作家應該引導着群眾跟着自己走，他需要大踏步前進，指出道路，而不是拖在時代的後衛之中。

而在列寧格勒的雜誌「星」和「列寧格勒」却具相反的現象。這現象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市委，尤其是宣傳部只迷戀了要求材料問題，而忘記了最主要的事，即我們雜誌的思想水平的問題，忘記了文學是教育青年一代的，因此文學家們就必須要站在前進的陣地上。

可是已經腐朽了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能有什麼好東西去教育人們呢？什麼好的也沒有。這些東西就不許可侵入到蘇聯文學中來的，這是絕對的。蘇聯文學家們必須是在思想上是堅強的，而不是與政治無關的人。文學是教育人民的，而我們的人民已經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因此他們所需要的作品，也是具有高度的思想和藝術水平的東西。

譯自九月二十七日哈爾濱「俄文報」

（此文前半為高莽先生所譯，經趙洵同志校訂，後半為趙洵同志所譯，全文又經金人同志通校一遍。）

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

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的決議

今年八月十四日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星」與「列寧格勒」雜誌的法令是我黨決定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以及國內一切作家組織的未來工作的戰鬥總領的最重要文獻，它完全準確的指出了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工作的意識方面的失敗，指出了作家組織在生活中的重大缺點和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在實踐工作中的歪偏向。

中央委員會的指示是絕對準確的，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和它的主席鐵霍諾夫同志並未採取任何措施去改善協會的兩雜誌「星」與「列寧格勒」的工作，不僅不會與左勤科、阿赫瑪 娃以及類似他們的蘇維埃作家對蘇維埃文學的有害的影響作過鬥爭，甚至縱容與蘇維埃文學不相干的傾向和風習的滲進雜誌。兩雜誌——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上有系統的出現左勤科對蘇維埃人和蘇維埃制度的卑鄙的、惡意的誹謗，刊印那受了頹廢主義和悲觀主義精神養育的阿赫瑪 娃的空洞的無意識的詩篇，凡此都是作家協會理事會的工作不力，缺乏布爾塞維克原則、政治敏感和對委任專業的責任心的直接後果。

作家協會理事會，兩雜誌的編輯部，出版局的領導人以及文學批評家沒有從「布爾塞維克」雜誌新發表的關於左勤科的作家面貌的分析中得出相當的結論——這是一個與蘇維埃文學無關的，甚至

在偉大衛國戰爭年代都毫無廉恥地不參加蘇維埃人民的事業的人。

阿赫瑪托娃，資產階級——貴族沙龍的詩歌的一個典型代表者，最有害的資產階級理論『爲藝術而藝術』、詩歌的庸俗唯美主義和頹廢墮落的一個表現者，她的創作意義在蘇維埃讀者是早已明白的。

不管這一切，不管這些非蘇維埃作家的『創作』對教育我們人民，首先是教育青年的事業顯然有害，他們的作品仍舊出現在報章上。一九四六年國家出版局列寧格勒分局出版了左勤科的庸俗的小說集，裡面包括那充滿反蘇攻訛的小說『猴子歷險記』，編者史巴斯基。莫斯科的『星火叢書』以大量的印刷數出版了那包括同一小說的左勤科的小說集（編者蘇爾柯夫）。

阿赫瑪托娃的詩不僅印在列寧格勒的，而且印在莫斯科的雜誌上——『旗幟』和『星火』上。

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的機關報『文學報』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登了阿赫瑪托娃的訪問記和她的像片，而由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核准的阿赫瑪托娃在莫斯科所作的言論則在她創作所不配受的稱讚情況中過去的。

很明白的，作家協會主席團的不同各雜誌、出版局和文學圈子裡的無關影響作鬥爭，可以在作家協會的整個意識生活中和它的機關刊物的活動中得到反面的說明。正是這一點才使『星』和『列寧格勒』上出現墮落的，充滿悲觀主義的詩，平庸的劇本，空洞和一無是處的小說得到了解釋。正是由於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缺乏真正的領導工作與指導工作，所以那爲某些批評家（如『旗幟』雜誌上的達拉生柯夫）所褒獎的巴斯巧爾那克的與政治無關的，無意識的，脫離人民生活的詩歌的廣泛傳播也就變爲可能了。

文學團體以及雜誌和出版社的編輯部裡的負責領導文學的人員忘記了文學乃是教育蘇維埃人，尤其是教育青年這一事業的强大武器，因此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應當受那梅城蘇維埃制度的生活基礎的東西，即蘇維埃制度的政策所領導。這就造成了無知的政治錯誤。

蘇維埃文學在其發展的第二世紀中已經給了我們的人民以不少的出色作品，它們鮮明而真實地描寫出我們的時代和這時代的人。在戰時以及後來的時期中，蘇維埃文學的最優秀作品都是在共產主義和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神聖幫助教育人民大眾。但是，和一種作品並列的也出現了虛浮的、空無內容的、低劣的作品。如 equal 力山大·卓拉特柯夫，羅伊·諾夫約申篇『午夜』，尼林的電影脚本『煤礦生活的第二幕』。

八月二十六日舉行的（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劇目的法令完全公正地指出劇作家工作中的極大失敗。無視政治、生活大題材的淺薄的平面的論述、意識的空虛等在窩多皮亞諾夫和拉普吉夫的『被迫的降落』徒勞見效的『非常法律』，勃高金的『女工手』，拉赫曼諾夫和雷斯的『林山窗』，雷巴克與薩維柯夫的『深夜』等劇本中得到了表現。

多出了對生活材料不熟知，在意識上和藝術上無力的作品（如登在『新世界』雜誌上的伊凡諾夫在『在估價材料的時候』，登在『十月』上的維列德尼茨卡雅的『東方的太陽』）。歷史概念不準確的作品（如謝爾蓋葉夫·古斯斯基的『勃魯西洛夫突破戰』）。各雜誌刊載了不少寫得很醜陋，很隨便的作品，它們說明了作者對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並不出以良心的工作，它們有時簡直就是常識不够，徒然糟塌俄蘇語言的作品。

去某些年青詩人的創作裡（比方在梅席洛夫的詩作裡）出現了對受苦的病態嘆賞、呻吟。老的一

代詩人對這些動機並不加以駁斥。在某些經驗豐富的詩人的創作中也浮現着悲觀得心膽欲裂的情緒（如登在『旗幟』雜誌上的安托柯爾斯基的『並非永恆的紀念』）。對那些降低詩的意識目標的形式主義實驗的嚮往（如基爾尚諾夫的『亞歷山大、馬特洛索夫』）。

由於各雜誌編輯部的降低對文學作品的作者的要求，某些作家就中止改善自己的作品，中止提高自己的技巧。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法令所指出的：『蘇維埃人所宣佈的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阿諛的精神在創作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劇作家亞力山大·華拉特柯夫把資產階級作家的小說改編為彷彿是描寫現代蘇維埃人的劇本。（『新年之夜』的這一可恥的事實乃是這一點最顯明的證據。）『藝術』出版局出版了一本現代英美劇作家的低級的庸俗的獨幕劇的集子，這種獨幕劇是以敵視蘇維埃社會的字宙觀毒化着我們的意識。』

不消言的影響以及無視政治的、庸俗的、意識上藝術上都很弱的作品之侵入我們的文學，大部份的負責是我們的文藝批評界負的，他們常常忘記了俄羅斯批評界的偉大傳統，那柏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波索波夫和高爾基的傳統。批評界在他的實際工作中受列寧、斯大林在文藝方面的天才勞作和指示的領導遠非常不夠。直到現在為止，批評家還沒有從丹諾夫在蘇聯作家第一次全聯邦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得出結論。許多批評文章的理論水準很低，文學作品的意識志圖的分析並未受到應有的注意。大作家並不發表批評的文章，因此破壞了俄羅斯文學的崇高傳統。黨展蘇維埃文學的重要問題的嚴肅討論被那使作家離開同時代的根本問題，只對次要問題而作的過度的喧嚷所代替。在『文學報』和『蘇維埃藝術』上對創作問題的討論就是這一現象的典型的例子。在某些批評家（如顧爾

離奇)的意見中透露出唯美的主觀主義，對同時代政治問題的脫節。直到現在，在某些批評家和作家的圈子裡還流行着形式主義的觀念。

批評家並未試圖嚴肅地解剖文學發展的過程，理解並概括文學的經驗。「文學報」上出現了拉赫曼諾夫關於波里亞夫描寫格林的書的無原則的備劣的意見，刊登了達甯論史梅里亞柯夫的唯美的、捧場的文章，這張報上的許多文章的理論水準很低，它和聯邦的生活脫了節，它避開了意識上教育作家的主要問題，不會在原則上尖銳地批評文學上有害的作品和不相干的影響，不組織文學團體裡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一種有害的理論在作家中間獲得了相當的流行，似乎向同時代的作家要求描寫當代的有價值的作品是不應當的，似乎這種作品只能在將來出現，這一有害的和混亂的理論粗野地蹂躪了都在自己的生存史上一直是前進的，真實的偉大俄羅斯民主文學的傳統，但並未在報章上遇到駁斥。那建議用「社會主義象徵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藝術創作法的謝爾文斯基的演說也並未獲得應有的駁斥。烏克爾作家彼得洛、潘奇大談其關於「作家錯誤權」的「理論」。這一「理論」替不相干的影響之侵入文學打開了大門。它也沒有從文學批評家方面獲得了相當的限定。

在批評和文學學戰綫上理論意見的落後使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關於蘇維埃文學理論和歷史的教科書，使我們甚至在蘇聯作家協會的文學研究院裡也沒有教授蘇維埃文學史的滿意綱要。

個別的批評家、也像作家協會的領導人和其他機關刊物的編輯一樣，在其評價作品時作為指針的並非在意識上和藝術上發展蘇維埃文學的利益，並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是集團的、友好的、個人的考慮。這特別在由這些波動而起的誇張功績中和對那些屬於「自己人」團體的作家的稱頌中找到了自

己的表現，報章雜誌的紙張就是用來達到這種目的的。這特別是「十月」雜誌的編輯部。

理事會認為：批評落後的黨章原因之一乃是協會裡這方面工作的完全荒廢，在理論方面培養批評幹部，組織批評家批評以及爲他們的工作建立相當的條件等方面的不關心。

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方面之領導各雜誌編輯部與「蘇聯作家」出版局——在這種領導工作的實踐中有許多重要的缺點——是完全令人不滿的。這削弱了各雜誌與「文學報」編輯機構的工作人員的責任感，助長了不相干的影響之侵入各雜誌報紙。

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與協會理事會工作在總的方面的最大缺點乃是對蘇聯各民族文學的領導不力，這使個別的文學中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趨向獲得了復蘇（如基里柳克關於烏克蘭文學史的概要，對於韃靼、巴希基里亞的葉奇蓋的汗國封建史詩的表揚）。聯邦共和國裡批評家的理論工作尤其落後。必需指出：蘇聯各民族的某些作家有一種離開時代的複雜題材而到遼遠的過去歷史的趨向。

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和理事會領導工作在總的方面的所有這些重大缺點和漏洞也許不會出現，如果這一工作是滲透着對人民及黨負責在共產主義精神上用藝術文學來教育人民大眾的自覺，滲透着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滲透着公正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氣氛的話。但是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不會是這種文學生活的創作領導中心，對於意識與創作問題從事得很少並且偶然，對於開展作家組織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會加以保證。集體精神在主席團的工作中並未獲得保證，廣泛的作家活動並未吸引到這工作中去。在協會主席團的成員中有不少並未履行其文學領導人員的責任的作家。

有一些作家離開同時代的根本問題，不知道人民的生活和質問，不會描寫蘇維埃人的優秀特徵和氣質。蘇聯作家協會的理事會，代替了爲更進一步的發展文學去指導作家的創作，事實上却是避開在

創作上領導作家，它對提高製就的作品的意識與藝術水準並無所爲，也不同於文學中的平庸與低劣鬥爭。

在作家協會的意識生活與工作中必須有根本的轉變。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指出：作家的世界，最前進的文學的蘇維埃文學的力量就在於它是這樣的文學：其中除了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之外，沒有並且也不可能其他的利益。蘇維埃文學的任務就在於幫助國家準確地教育青年，回答他們的質詢，把新的一代教育成精神百倍、深信自己的事業，不怕障礙，準確克服任何障礙的一代。

因此任何缺乏意識，無視政治，『爲藝術而藝術』的說教，都被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宣告爲與蘇維埃文學無關的，對蘇維埃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有害的說教。這種說教在我們的雜誌上、書本上、文學團體的生活中是不應當有位置的。

協會的主席團認爲必須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以法令的形式發表的關於『星』和『列甯格勒』兩雜誌的指示作爲自己往後工作的基礎，必須驟然改變意識上藝術上領導的方法。反對文學上的無關影響，反對任何缺乏意識與無視政治的現象的鬥爭，使蘇維埃作家成爲人民與蘇維埃國家的利益的忠實與繁敏的表達者，成爲黨以共產主義教育人民時的助手的教育，——應當是作家協會全部工作的主要內容。

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提出了它最重要的任務：使作家協會各領導機關，它的雜誌和出版局，以及全體作家都注意到同時代的題材，注意到我們人民在復興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以及反映蘇維埃人的長處和氣質中的英勇勞動的題材，——這些長處和氣質是蘇維埃人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所發揮過，而在目

前黨同社會主義祖國的威力的建設工作中則更以新的力量在發揮者。

必須在作家中間有系統地宣傳黨在國內外生活基本問題上的政策，廣泛地通知作家以黨及政府的決定。

整個這一工作需要用共產主義的積極進取意識的戰鬥精神加以培養。

鞭笞著其中發見了某些對資產階級的西方的諂媚現象——這種諂媚對蘇維埃人是這樣的不相符的作品時，武裝著列寧、斯大林學說的作家應當在自己作品中揭破資本主義包圍的本性，同包圍的腐化影響作鬥爭，闡明那隱藏著新流血戰爭的威脅的現代帝國主義的性質。

作家協會主席團認為必須從一切作家團體、雜誌和出版局方面來提高對於作品的藝術品質的要求，不許草率的，不潔的，證實係不嚴肅的潦草工作的，污辱文學語言的作品問世。

要在作家協會的全部工作中實現這一斷然的轉變，祇有在作家中間開展公正的有原則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礎上才能有為。

主席團認為必須以下列各項作為最近期間的實際措置。

(一) 解除鐵霍諾夫同志的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的職務。

(二) 在十月召集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全體大會討論相應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指示的協會改組工作。

(三) 建議各共和國協會理事會和各州的蘇聯作家協會分會在九月初召集作家討論中央委員會的法令。派遣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到最大的團體去，在履行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中加以實際的幫助。在第一期期中舉行全莫斯科的作家大會。

(四) 在最近期內討論『十月』、『維繫』、『新世界』各雜誌編輯部以及『文藝報』編輯部和『蘇維埃作家』出版局的報告，所取的角度是由它們來實行中央委員會的法令，幫助『星』雜誌和列寧格勒的蘇聯作家協會分會在這時期內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指示實行分會的根據改組。

(五) 根本改組作家協會的整個工作系統以培養青年文學幹部，幫助文學研究院的工作，爲院裡學習生活與創作生活建立良好的條件，保證協會主席團對研究活動的系統的影響。

(六) 協會主席團應定出方案，並研討有關保證批評聲譽在理論上成長和政治上鍛鍊，以及爲他們的工作設置相當的條件的問題。

(七) 阿爾左赫科和阿赫馬托娃蘇聯作家協會會員籍，因在其創作中並不符合協會會章第二節的要求，這一節說：『凡維護蘇維埃政權並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家，皆得爲蘇聯作家協會會員。』

協會主席團應召全體作家團結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任務的解決上，並向中央委員會和斯大林同志保證，作家的團體一定會去除此種發展的缺點，並消滅蘇維埃式地進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法令。

(水夫譯)

關於劇場上演節目及改進方法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聯（布）中央決議摘要

檢討劇場的上演節目及其改進方法問題以後，聯共（布）中央認為劇場上演節目的編排，不能使
大滿意。

劇場上演節目在現狀上的主要缺點，乃是以現時為主題的蘇聯作家的劇本。實際上已從全國最大劇場的上演節目裡被排擠出去了。在莫斯科藝術戲院所上演的二十部戲劇中，僅僅有三部是關於蘇聯現代生活問題的。在小戲院二十部劇中有三部，在莫市蘇維埃戲院九部中有三，在瓦赫丹高夫戲院十部有二，在卡梅爾奈十一部有三，在列寧格拉普希金戲院十部有三，在基也輔佛朗克劇場十一部有三，在卡爾科夫謝甫琴科戲院十一部有二，在斯維爾得洛夫劇場上演的十七部劇中僅有五部是關於現代蘇聯問題的。

上演節目顯然不正常的現象，越發在強化着了，因為在那少數經劇場演出過的以現代為主題的劇本中，還包含着缺乏力量的，缺乏思想的劇本（窩多皮亞諾夫的『被迫的降落』、徒爾兄弟的『生日』、雷巴亞與薩甫琴科的『飛機遲誤一晝夜』、A. 格拉得科夫的『新年之夜』、徒爾兄弟的『非常法律』，拉赫曼諾夫與雷斯的『林中窗』、勃高金的『女船手』及其他數部）。在這些劇本裡把蘇聯我們描繪成醜陋的漫畫形式，落伍而又缺少文化，具有庸俗的趣味和道德，已經成了規律，而對於

被派人物的性格却賦與了特別明朗的輪廓，表現得有力，有意志，而且很有經驗。在這一類的劇本裡，所描寫的故事，經常是捏造和虛偽的，因此這些劇本就把蘇聯生活造成了不正確，歪曲的表現。大部份在劇場裡上演過的現代主題的劇本，都是違反藝術和幼稚的，寫得非常粗率 and 沒有文系，並且他編的作者們對於俄國文學和人民語言也都缺少足夠的知識。同時有許多劇場對於上演蘇聯生活的戲劇不負責任。劇場的領導人員們時常把這些戲劇派給次要的導演們導演，造成一場能力薄弱和沒有經驗的演員們的賭博，對於演出的藝術形式一點也不加以必要的注意，因而現代主題的脚本的上演便形成了潦草而又缺乏藝術性。這一切都證明了許多劇場並沒有擔任了培養文化，進步的蘇聯思想和道德的任務。劇場上演節目的這種情勢，就是沒有能為勞動者們的教育利益而負起責任，而且是不應被容於蘇聯劇場的。

藝術工作委員會及許多劇場工作的最大缺點，乃是它們過於熱心上演古典題材的戲劇。現在在許多劇場上演的一些劇本裡，都沒有絲毫歷史和教育的意義，只是理想地描寫皇帝可汗和貴族們的生活。斯克利巴的『瑪爾嘉麗達娜瓦爾斯卡亞的故事』、哈直蘇庫洛夫的『侯列茲莫』，卡賽莫夫的『塔特莫斯』、霍仁斯基、塔日白也夫的『我們是卡札赫族』、卜瑞古洛夫的『伊獨凱和穆拉頹莫』。

聯共（布）中央認為藝術工作委員會領導着一條錯誤的路綫，在把外國資產階級劇作家們的劇本，排進了上演節目，『藝術』出版部依據藝術工作委員會的指示，發行了一冊現代英美劇作家的獨幕劇集。這些劇本是劣等的和下流的外國劇作品裡面的典型，公開地宣揚資產階級的見解和道德。藝術工作委員會最先發給全國各劇場許多劇本：毛力遜的『密斯特帕爾蓋爾暗殺案』，皮涅羅的『危險』、庫齡、毛蓋麻的『圓圈』及『貝溫洛伯』，貝爾那爾的『我的咖啡』，拉比石與戴拉庫爾的『肥』。

「黃」高非曼與哈爾特的「午餐時的客人」、宛朗的「大名鼎鼎的美籍」、歐日葉和山得洛的「裏爾葡康的復仇或卑躬的妄想」、及其它。這一脚本中的一部份已在劇場裡上演過了。劇場上演外國資產階級作家的脚本，實際就是允許蘇聯舞台宣傳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思想道德，企圖用仇視蘇維埃社會的人生觀來毒害蘇聯人民的意識，在意識上和生活中復活資本主義的舊習。藝術工作委員會在戲劇工作範圍之間大量地散佈和在舞台上上演這類的脚本，乃是藝術工作委員會的最大政治錯誤。

聯共（布）中央指出，藝術工作委員會是作了一部落伍的戲劇工作者的俘虜，把為中央與地方各劇場編排上演節目的權利從自己手中放棄了，使上演節目的編排成了自流的方式。

聯共（布）中央認為：劇場上演節目諸大缺點的主要原因，乃是劇作家們不能使人滿意的工作。許多劇作家既離開了現代生活的根本問題，不明白人民的生活和問題，不會描寫蘇維埃人民的優秀的傳統和品質。這一羣劇作家忘掉了只有積極地宣傳蘇維埃國家的政策，才能够完成自己的，教育勞動者工作的重要任務，因為政策是蘇維埃制度的生命基礎。

在劇作家們的工作上和劇場方面缺少了必需的聯系，和創造的協調。拒負了指導劇作家們的創造。為了藝術和文學未來發展的利益而工作的責任的，蘇聯作家協會常委會，事實上脫離了領導劇作家的工作，對於提高他們作品的思想藝術水準的工作一點也沒做。不為反對戲劇裡面的下流化和敷衍了事的爭。

劇場上演節目的不能令人滿意的一個原因，同時也由於缺乏原則上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戲劇批評。在蘇聯報界僅有極少數的專門家擔任了戲劇批評的任務。報紙、文藝和戲劇雜誌上很少出現能善於發現地和公平地分析脚本和舞台的演出新批評家。個別口批評家自己對於劇和演出的估價，不是為了

蘇聯戲劇和劇場藝術的思想和藝術的發展利益的目的，也就是說：不是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爲目的，而是以團體、友誼和私人的利益爲目的。經常刊載的一些關於演出的論文，時常是些不通藝術的人們所寫的，在這些文章中，對於新演出的工作評論變成了不適合真正意義和演出水準的主觀的和任性的評價。對於脚本和演出的批評，時常用些含糊的，讀者也不能瞭解的詞句寫成。

『蘇聯藝術』報和『戲劇』雜誌辦得簡直不能令人滿意。以幫助劇作家和戲劇工作者們，理想地和藝術地創造完全價值的脚本和演出爲號召的『蘇聯藝術』和『戲劇』雜誌，對於良好脚本的擁護既胆怯，又笨拙，同時又止不住地誇獎那些平凡的演出，對於劇場和藝術工作委員會的錯誤表示沉默。這樣就養成了和蘇維埃報紙疎遠傾向和道德。戲劇批評在『蘇聯藝術』的篇幅上形成了通告的性質，批評家和戲劇工作者們的友情及私人的利益，在文章上壓倒了全國的利益。『蘇聯藝術』報，對於戲劇作品及劇場工作的估價，沒能站在正確和原則的陣綫上，因此，不但不能幫助，甚至於妨礙了布爾什維克主義戲劇批評的展開。這種戲劇『批評』的實際存在，以至使少數的批評家、劇作家和戲劇工作者，喪失了對人民所負的責任，停止前進，而且不能幫助蘇聯藝術的未來發展。

聯共（布）中央決定：

一、藝術工作委員會主席赫拉普琴科同志，負責在最短期間內，根除本決議中所指出的嚴重缺點及錯誤。

二、聯共（布）中央考慮到劇場在實行對人民的共產主義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的，命令藝術工作委員會及蘇聯作家協會常務委員會對於蘇聯現代的上演節目的編排應集中注意。

聯共（布）中央對劇作家和戲劇工作者提出了一個任務——創造在藝術態度上特別明朗的和充滿

價值的，描寫蘇維埃社會生活和蘇維埃人民的作品。劇作家和劇場應該在劇本裡和演出上表現蘇維埃社會生活是不斷的向前進，一切都爲了蘇維埃人民氣質的優秀方面向前發展，而且他們是用着偉大的祖國戰爭時期所表現的力量在前進。號召我們的劇作家和導演們要積極參加對蘇維埃人民的教育工作，答覆他們的具有高級文化水平的問題，要把蘇聯的青年教育成活潑的，樂觀的，忠於祖國和確信我們事業的勝利，不怕任何阻礙，善於克服一切困難的人。同時號召蘇聯的劇場，要表現這些品質並不具備存在於個別的特擇出來的人或英雄的身上，而是存在於幾千萬的蘇維埃人民身上的。

必需使所有善於創造戲劇作品的作家們，積極的創造地參加到編排，那精品實適合於現代觀衆的劇場上演節目的具體工作上的。

三、藝術工作委員會必需担负在每年在每一家劇場裡至少要組織上演兩三部以現代蘇聯爲主題的在思想和藝術方面屬於上品的新劇，以爲基本的實踐任務。

各劇場必需從根本形式上改善上演現代蘇聯劇本的品质，爲這些劇本的演出，要選擇優秀的導演和演員，使出演的藝術形式成爲上品。

四、建設藝術工作委員會要選擇思想空洞和缺乏藝術性的劇本從上演節目中剔除出去。要經常監視，勿使錯誤的，空洞的，沒有思想缺點之價值的作品侵入劇場。

五、應當承認批評對於藝術發展的重要任務。『批評報』，『消息報』，『共產青年同盟真理報』，『勞動報』，『蘇聯藝術報』與『文學報』的編輯局應當在報紙上注意到刊載政治觀點成熟的富有戲劇和文字修養的批評文章的工作。有系統的發表關於新劇本和演出的文章，和戲劇批評的脫離政治和思想空洞的傾向進行決戰。

蘇共和國報紙，邊區報紙，及州報紙的編輯局，必須有系統地登載關於當地劇場新劇演出的論文和批評。

六、聯共（布）中央指出：在把蘇維埃的劇本向劇場裡推進上的嚴重阻礙，就是有權利刪改和通過劇本出版及在劇場演出問題的裁判官和個別人物太多了。各地的藝術管理局，各共和國藝術工作委員會的上演節目總會，藝術工作委員會戲劇總管理局，該委員會的藝術理事會、劇場領導者，編輯局和出版局的工作人員，都從事審查劇本工作，這就造成了有害的拖延和不負責任了，而且妨礙了迅速地把劇本向劇場的舞台上推進。

向藝術工作委員會建議：要掃除一切妨害蘇聯劇作家的脚本發表，傳播和在劇場上演的障礙，把從事審查劇本的裁判官應當減少到最低限度。把在委員會內應及時和迅速審查蘇聯劇作家所寫的劇本這個責任由赫拉普琴科同志個人來負起。

七、聯共（布）中央確認：藝術工作委員會的藝術理事會在改善上演節目的品質，在提高其思想和藝術水準工作上，未能完全自己的任務，固步自封地領導工作，它的結果沒能成爲戲劇界廣大社會的業績，沒能在報章上反映出來。

藝術工作委員會必須認真地改善藝術理事會的工作。在藝術理事會的會議上，實行對新脚本和劇場演出的批判的分析。藝術理事會的工作材料放在「蘇聯藝術報」上發表。

八、准許藝術工作委員會同蘇聯作家協會常委於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組織蘇聯現代優秀蘇維埃劇本的展覽賽。

九、考慮到各聯邦及各自治共和國各劇場，演節目的非常狹小的限制，以及當時劇作家們的對於

遠遠的過去的題材的迷戀，藝術工作委員會必須採取方法將蘇聯劇作家的優秀劇本翻譯成蘇聯各民族
語言，同時並能排入各共和國的劇場上演節目。

⑩十、蘇維埃藝術工作委員會同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於今秋召開劇作家和戲劇工作者會議，討論上
述節目及劇作家與劇場共同創作的問題。

(譯自十月三十日「俄語」報)

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列寧)

文學應該成爲黨的。針對着資產階級的習性，針對着資產階級的營業性，生意經的出版物，針對着資產階級的文學的食慾上進（地位）主義和個人主義，『老爺式的安那其主義』和賺錢主義，——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文學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並儘可能在更完全和完整的方式裡實行它。

這個黨的文學的原則究竟是什麼呢？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的事業不但不可能是幾個人或一小羣人賺錢的工具，而且一般的它不能是個人的，脫離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事情。打倒無黨的文學家！打倒超人的文學家！文學事業應該成爲整個無產階級事業底一部份，一個統一的、偉大的社會民主的機械的『齒輪和螺絲釘』，這機械是由全體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推動的。文學事業應該成爲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之組成的部份。

『一切到此為止』是說：『德國的成語這樣說。我把文學比作螺絲釘，活的運動比作機械也是說：』『甚至會有歇斯特的知識份子對這種降低、糜爛、『官僚主義化』了自由的思想鬥爭，批評自由，文學創作自由等等的比喻要涕泣悲觀起來的。事實上，這種號呼只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個人主義的表現。沒有可爭辯的，文學事業比一切都少能服從於機械的平均，水準化，多數統治少數

〔沒有可爭辯的，在這種事業裡無條件的需要保證個人的創造性，個人底好尚之寬大的原野、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底廣泛的原野。這都是無可爭辯的，可是這一切只是證明，無產階級黨的事業底文學的部份不能奉行故事地和無產階級底黨底事業之其他部份一視同仁。所有這些並不能推翻那種對於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是怪異而奇特的原則——文學的事業應該必然的和一定的成爲和社會民主黨底工作之其他部份相聯系的部份。報紙應該成爲各個黨組織底機關，文學家必定要加入到黨的組織裡去。出版社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作家的買賣的——所有這些都應該成爲黨的，受監督的。對於這個工作的全部，應該由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注意，監督它，在全部工作裡，沒有絲毫的例外的，應當加入一種新的無產階級事業底新的源流。這樣，取消那陳舊的，一半沃步洛莫夫（註：俄國作家龍察洛夫的著名小說，主人翁沃步洛莫夫是個懶漢，糊塗，馬馬虎虎，腐敗人物的典型）的，一半生意經的俄國式的原則；「作家就這麼寫寫，讀者就這麼讀讀」底一切地盤。〕

我們自然不說，這種被亞洲式的檢查和歐洲資產階級所污穢了的文化事業底改造可以一下子就作得到的。我們還不想宣傳一種針黹單調的制度或者用幾個決議案來解決任務。不，在這個領域內公式主義是最說不上。問題在於，整個我們的黨，全俄國全體覺悟的社會民主的無產階級應當懂得這個新的任務，明顯的提出它，隨地，到處担負起來解決它。脫離農奴制的文學檢查之後，我們不願意，也決不去做資產階級——生意經的文學關係底俘虜。我們願意建立，我們也一定會建立自由的出版事業，不僅只在警察壓迫的意義上，而且含有脫離資本，脫離地位（貧賤上進）主義而自由的主義，——不止於此；還有脫離資產階級——安那其式的個人主義而自由的意義。

這最後幾句話似乎是奇僻之論或者是對讀者的譏笑。怎麼！也可能有某某知識份子，自由之熱情

的擁護者要呼喊起來。怎麼！你們想要把這樣細緻的，個人事業的文學創作，服從於集體！你們想要工人用多數的票來表決科學，哲學，美學的問題！你們否認絕對的——個人思想創作之絕對的自由！

●——請放心，先生們！第一、我們說的是黨的文學和它對於黨的監督之服從。每人有自由寫，說他所要寫、要說的一切，毫無限制。但是每個自願的組合（黨也在內）也有自由驅逐那些利用黨的招牌作反黨觀點宣傳的會員，黨員。書論與出版的自由應該是充分的。但是結合的自由也應該是充分的。我，爲了言論自由，應請給你充分的權利喊叫，撒謊，和寫你的一切。但您，爲了集會自由，應該給我以權利結合或解散和說這樣和那樣的人們的集會。黨是自願的結合，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傳反黨觀點的黨員，它將不能避免地開始在思想，然後在物質上瓦解的。爲了判定黨的與反黨的界限，有黨的綱領，有黨底策略的決議和黨章，最後，有國際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的國際的自願的同盟底全部經驗，他經常收進一些個別的，不十分澈底的，不完全是純粹馬克斯主義的，不十分正確的份子或流派到自己的黨內來，但他經常採用定期的「清洗」自己的黨的辦法。資產階級的「批評自由」底擁護者先生們，我們這裡，在黨內也會是這樣的！現在我們這裡的黨立即會成爲羣衆的，現在我們經歷着轉到公開組織的急劇的過渡，現在不能免的有許多不澈底的（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說）人們，也許，甚至某些基督敎徒，也許，甚至某些神秘主義者會到我們這裡來。我們有結實的胃，我們是堅硬的馬克斯主義者。這些不澈底的人們，我們消化得了。黨內的思想自由和批評自由永遠不會迫使我們忘掉那些號稱爲黨的，自由的結合裡小集團人們底自由的。

● 第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先生們，我們應當對你們說，你們關於絕對自由的說話是一種虛偽。在以金錢勢力爲基礎的社會裡，在勞動羣衆當叫化子而一小撮富人作寄生蟲的社會裡，不可能有實

在的類真正的『自由』。你對資產階級的出版人是否自由的，作家先生！對要求你在鏡框裏和紫圖裡的作春官燈，娼妓，作爲『神聖的』舞台藝術的『補充』的資產階級的觀衆是否自由？這個絕對的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或者安那其主義的一句話（因爲，安那其主義作爲宇宙觀是反過來的階級階級性）。生活在社會裡而擺脫社會而自由、這是不行的。資產階級的作家，美術家，演員的自由只是戴着假面具（或虛偽的偽裝的）對錢袋子，收買，發賚的依賴性。

而我們，社會主義者，舉着鸚鵡虛偽，扭穿這個假招牌，——不是爲着要得到非階級的文學與藝術（這只有在社會主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裡才有），而是爲着拿真正的——自由的，公開的如無階級相聯結的文學來對抗那虛偽的——自由的，而事實上是和資產階級相聯結的文學。

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爲不是利慾也不是貪婪地位，而是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對勞動者的同情將選拔一批一批新的力量到它的行列中去。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爲它將不爲吃得飽飽的賞賚人，不爲因了肥胖而寂寞無聊和苦悶的『上層萬把人』，而是爲作爲國家之精華，國家的力量和國家的將來的百萬千萬勞動者服務。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它要用社會主義無階級底經驗和活的工作去豐富，充實人類革命思想底最後一句話，它建立過去的經驗（科學的社會主義，從社會主義的原始的空想的形式完成了它的發展）和現在底經驗（工人同志們現在的鬥爭）之間的經常的相互作用。

工作吧，同志們！在我們的面前有困難的和新的，但是偉大的和榮幸的任務——組織廣大的，各方面的，多樣的文學的事業，和社會——民主的工人運動密切的和不被裂的聯系起來。所有社會——民主的文學應該成爲黨的。所有報紙，雜誌，出版社等等應當立即從事改組的工作，從事於這樣狀況的準備，使得它們整個地在這樣或那樣的原則上加入到這些或那些黨的組織裡而去。只有那時候『社

會——民主的」文學才成爲事實上，是那樣的文學，只有那時候它才能完成自己的義務，只有那時候它才能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種子細從資產階級底奴役下面掙脫出來而和真正先進的及徹底革命的階級底運動聯合起來。

(高三譯)

2
4

聯共(布)黨的文藝政策

印行者：冀中新華書店

發行者：冀中新華書店

總店：河間市十字街西路北

分店：東鹿舊城鎮

高陽城內

安國城內

文新縣新鎮市

定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日



70



12